

四
四
女

北平版

國立中央圖書館存

戰友

4



艾

螢



3 0610 0344 2

34577

目錄

(一) 身份.....	一
(二) 一束鮮花.....	五
(三) 銅扣子.....	一一
(四) 記田琳.....	一五
(五) 兩個女人.....	二三
(六) 戰友.....	二七
(七) 承審李伯林.....	三三
(八) 口角.....	三七
(九) 懷疑.....	四一
(十) 張二與陳老叔.....	四三
(十一) 輕蔑.....	五七
(十二) 汽車夫日記選.....	五九
(十三) 鑽石.....	七三
(十四) 空襲下.....	八三
(十五) 七夕.....	八七

857.63
117.05
2 1 --

857.63
117.05
2

身 份

傍晚，大街上行人特別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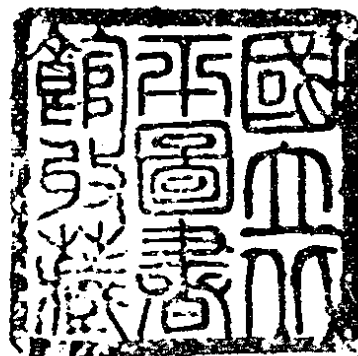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年青人，穿着入時的洋服，挺胸闊步在人羣中穿過，他的手不時的摸摸油亮的頭髮，和上了雪花膏的臉，嘴角上常常帶着笑容，那般得意忘形的笑容。

一雙發亮光的紅高跟鞋，在兩隻圓潤的腿下扭動着，這吸引着他全部的精神，他緊跟在人家的後面，兩眼直直的盯着那美麗的鞋子。

「媽的，你走路不生眼，滾你媽的蛋。」

一個孩子碰了他一下，他一瞪眼狠狠的打了那孩子一耳光，一邊這樣的罵着，繼續的去追逐。

但是，那對象已經在擁擠的人羣中走過了，他感到一陣無名的煩惱，想吸一隻烟解



一解，誰知烟盒已經空空如也了。

「這前門烟多少錢。」他問烟販。

「二百元。」

「拿一盒。」他拿起烟來，沒給錢，轉過身來就走。

「您沒給錢呢？」

「媽的！你高抬物價。」話沒說完一聲清脆的掌聲就響了。

小販沉默了

青年人又挺起胸來往前走，兩眼在巡獵着路上的女人。

「媽的，你碰了太爺，連句好話都不會說。」路一個彪壯的青年碰了他一下，反而

嚷起來。

「他媽的，誰碰誰，你講理不講。」

「你怎麼回事，混虫，不睜睜眼。」

「王八蛋，你才不睜眼，你敢罵太爺。」

「×你娘，混蛋東西。」

兩個人都上了手，連打帶罵的亂了起來，行人起了一陣騷動全圍過來。

「你敢打太爺，帶你上憲兵隊，要你認識認識咱。」

「他媽的，甬虎人太爺還想帶你上憲兵隊呢！」

「×你媽！看誰帶誰，警察把他給我帶走。」

「混賬王八蛋，你把他給我帶走，冒充官兵，虎人。」

警察跑來了，真假莫辨，他脫了帽子，抓了抓腦袋，無可奈何的說：

「二位都瞧我了，咱們段上再講去吧！這對交通有礙。」

「走就走，你把他帶着，我給憲兵隊打電話。」

「誰怕你，我還帶你上憲兵隊呢！」

雜亂的人羣追隨着這倆路邊英雄，到派出所去，一個個豎起了耳朵。

「我就打電話，送他上憲兵隊。」

「哼！看誰送誰！」

「二位聽我的吧！有事還是這說的好，經過日本就不好辦了。」

「不成不成，他打了我一定得送。」

「哼！」那個雙手插着腰。

「唉！二位何必這樣，有什麼事不妨說出來，全是官面上的，說說就算了吧！」

「打電話，非打不成。」

「哼！」

「我看，二位都作什麼事，請把身份證書拿出來，我給你們說說，和平調解，就算
了。」

兩個人都拿了出來。

一個——日本憲兵隊僕役。

一個——日大使館汽車夫。

一束鮮花

白丁香花在茶几上放着異香，與四月的陽光同使病房充滿了輕快，傷兵李銳明的精神也因此煥發起來，他靜靜的依在床上思考着，是誰買來的花，又是那個把它泡在瓶子裏。

「奇怪！怎麼一覺醒來多出這一束丁香呢？」他心裏想。「唔！老牛還在睡，兩點半了，可睡的真香，也沒法打聽是誰來過；他也有一束鮮花，這更怪了。」他想問問左邊床上的牛同伴，但是睡的正香甜，他發現老牛的床頭也有花，不覺的自語起來。

「張小姐。」一個護士走過來送藥，他這樣招呼。

潔白的衣服、帽子、鞋、襯着一張微笑的臉，張護士的美麗莊嚴與偉大的同情心，使銳明覺得牠很像一枝白丁香。「不！比丁香花要莊嚴的多。」他這樣想，心裏起了無

限的敬愛，以致使他差一點忘去問花的來源。

「張小姐，這花是誰送來的？」

「吳司令的太太，早上來慰勞你們，送給你們的。」

「那個吳司令？」

「就是×協軍，本地的保安司令，你們的長官。」

「他！就是他太太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」他像發了瘋似的把花拿出一下拋給張護士。

病房裏的人注意力都轉向這面了。

「你安靜些吧！」她接住花這樣的安慰他。「多好的花，你怎麼不要，你有什麼不舒服麼？」

「老李，你瘋了吧！」另一個人說。

「都安靜的休息的一會吧！」張護士拿着那花，一邊吻着它，一面安慰病人們。

「不！你們聽我講個故事就知道了。」

『是這樣個故事——』

年前冬天安徽省的×協軍，在省北部作清鄉工作的時候，軍隊將兩個集鎮包圍了，鄉民從那裏過必需受嚴格的檢查，物資當然封鎖不許出入，這都是奉上方命令而行的。

每個卡子都有隊伍守着，誰知這就是故事的起因呢！

「站住！檢查。」一聲嚇虎，農民們都舉起居住證，解開衣扣，來受檢查，一些人被拘留了，一些人輕易的過去。

大批的糧食被拘留了，卻有更大批的食糧輕易的過去。

晚上被扣留的東西充公了，其實不是充公大部都入了私囊，拘留的人們受過特殊的搜檢然後放出去，於是錢就充滿了崗兵、小官、隊長、上至司令的口袋裏。

一天，

一輛糧車從卡口過去，車的主人——張傻子按規定給崗官們五千元，車就輕易的過去了，這事一點不希奇，每天每天都是如此的，就是單身客人行路，也需相當數目的錢暗放在居住證底下。

當張傻子趕空車回來的時候，照樣的遇到一聲：「站住，檢查。」

『居住證』高舉起了，站崗的得了相當的數目，滿意的笑了，放傻子走過。

傻子的外號叫得的確不錯，他不留神把腰中的包伏落下地來，鈔票滾出來，一千兩千，一萬兩萬，巨大的數目，兵士們眼前冒出火花。

「站住，別動。」

「那搶來的，這麼多？」

「你是X路，作什麼去。」

「不是！老老爺們，我是剛賣糧食回來的。」

「放屁！混蛋。」

「說！快說！」

「打他媽的，你怎麼不出聲。」一陣比一陣兇惡起來。

張傻子真嚇傻了，怕錢沒了，想抓起來就跑，但是還沒伸手的時候，一個耳光已經打在他的臉上，接着又是一腳。

他壓不住心頭的火，牙緊緊的咬着，全身的血在沸騰着，一瞬間他搶過左近過路農夫的鋤頭，一陣亂打，幾個兵士受重創了，一切一切全混亂了，跑的跑，舉起棍的，扁担的，鋤頭的農夫們，見兵就打，把胸中的積恨全發泄出來。

有槍無彈的×協軍，抱頭鼠竄了。

「殺阿！禍國殃民的東西。」

「痛快，真他媽的痛快。」

混亂，越來越混亂，農人越多了，但是增援的×協軍與一隊協力清鄉的日本軍到來。

一陣陣機關槍掃過，大地又變得寂靜無聲了。

不論是兵是鄉民全死盡了，黃軍衣與藍土布的棉衣都變成了紅色，血泊的面積向外擴張着，鮮紅色！赤色！暗紫色，終於成了赤褐色。

烏鴉，鷹，野犬，一切都飽了，但是屍身沒有人敢來收拾。

只有一個×協軍僥幸的爬了出來，被軍隊送到醫院來。」

「天哪！諸位，那兵士就是我，長官就是吳司令。」銳明說完那故事就坦白的自認了。

「諸位！不要責被我，我自覺了，我醒悟了，這都是傷口給我的教訓，我悔過自新了。」

「當然我不要吳司令夫人的花，那污穢的錢買來的花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」

「上帝會恕罪給我麼？啊我空讀了兩年中學。諸位他會恕罪給我麼？」他傷心的祈求着。

「會的，李先生。」護士張小姐輕柔的說，那束丁香花不知什麼時候掉落在地下，她的眼角有着晶瑩的淚珠，她咬了咬嘴唇去忍耐，但是淚珠仍然流下來。

「我的家鄉也處在這樣的環境裏，他們也在清鄉，父老兄弟！你們！你們都平安麼？」像是在祈禱。

一束一束的鮮花從每個傷兵的床頭上拋下來。

一九四五，八月，再稿於北平

銅扣子

潞縣縣立中學校教員李中格，九月裏才領到六月份的薪金。他想換件衣服，到街上去走走。

『怎麼？這件也破了；』他剛找出一件較新的大褂穿好，一摸領扣壞了，不由的自己嘟嘟着。

『就這一件拜客服，現在也破了。真糟！一連三月不發薪，衣服全不能穿了，不出門了。』他氣憤憤的把大褂脫下來往床上一擲，坐在椅上自己嘆息。

越想越不順，『唉：還是出去散散心吧！』他又轉變了念頭。一邊打開另一個小箱子，找起衣服來，衣服是沒有一件整齊的，他找來找去，只一件在大學時代的制服還看的過去，穿起來走出去。但是，還沒有邁出屋門坎，他又轉回來取錢，一面自己唸叨着：

『真是窮命，三個月沒有一個子，連出門帶錢的習慣都忘了。』

他重新拿了錢包，垂頭喪氣的走了出去。

大街上如往日一樣的熱鬧，各處都是一片蠶雜，李中格由人羣中擠進一家洋貨店裏去。

『這手巾怎賣，掌櫃的！』

『三百伍一條！』

『這貴點，不買又漲了，債先不還，先買了他吧』他心裏盤算着，一狠心的說：『來一條吧：』他一面拿出錢來數。

『您用，甬給了，您還用點什麼？』掌櫃的極客氣的說。

他把錢放在櫃台上，但是掌櫃又還給他。

『您這是怎麼說的，您帶着吧！』

這使他驚異起來，他最初還的爲是普通的客氣，誰知櫃上是真的不要錢了。他讓至最後，把錢拋下就走，可是伙夥又追出來還給他。

『奇怪了！莫不是他們知道我是縣中的教員！想到我生活很寒苦而送給我。是，一定是，學校裏的學生，都是本地的紳商，一定是他們有兒子的在縣中讀書。』他一面走着，一面尋思着這不要錢的原故。

『是，一定是，中二王仁就是開洋貨店的，還有吳以賢也是，這一定是他們的，可真有趣了。』他越想越覺得肯定。

又到一家百貨店裏，他買些肥皂，同樣的事故發生了，非常客氣的送給他用。

『當教員還真有人憐憫，誰說人心不古呢？』他低着頭往回走，一面想這新奇的事！『可笑！可笑，明天上課怎麼見學生啊，他們一定都知道了。』

『混蛋！滾他媽的，』粗野的一聲，把李中格嚇了一跳，他抬頭一看，才知道是警察在嚇唬一個鄉下小販。

『誰叫你在這放車？快滾，他媽的，』警察說着，過去就是一腳。

憤怒燃燒着李中格的心靈，不由的多瞪了警察兩眼；黑色的制服，亮晶晶的黃銅扣了。

「唉！原來如此，原來如此，」他又看了看自己，黑色的制服，黃銅扣子，不覺恍然大悟了。

第二天李先生是否還穿着帶銅扣子的黑制服到街上買東西去，讓別人來寫吧！

一九四四，十一月。

記田琳

深夜了，

田琳才放下了筆，深吸了一口氣，看了看牆角上哥哥的像片，覺得心中輕快多了。「將要得勝了，我們要團圓了，哥哥你來看我的作品，把心中的抑鬱全發揮出來了，啊！我心中現在覺得那樣的痛快。」他喃喃自語着。

「老田，還沒睡，整夜的寫對你的身體沒什麼益處。」他的室友趙先生在半睡中對他說。

他們很要好，自從上×大學以來，就是同學，田琳的文章，趙先生很能欣賞，並且時時參加相當的意見。

「小趙，你看多麼的痛快，我心頭的恨全寫出來了。你看看。」他說着就把稿子給

了小趙。

貓頭鷹淒慘的叫着，外面有着沉重雜亂的脚步聲。

琳剛燃着一支烟，依在床上休息一下，過度的疲乏使他有些懶得脫去衣服再睡。

「碰，碰，碰，」敲門聲：「田琳：穿起你的衣服來，憲兵隊找你問話。」舍監先生的聲音。接着兩個戴墨鏡的便衣同了舍監進來。

「你是田琳麼？跟着我們走。」

他無言了，連心都在顫抖着。

小趙把他的稿子藏了起來，全身緊縮在被子裏，上牙打着下牙。

田琳默默的跟着他們走了，小趙的心安靜下來，但是他看着對面的空床，發出了無限的感慨！

沈重的脚步聲，漸漸的走遠了，外面仍是那靜靜的夜，只有貓頭鷹不祥的叫着，他開始繼續讀這值得紀念的作品，「唉！這就許是他最後的作品吧！」他心裏這樣想，同時琳的文章一字一淚的印在他的心頭。（下面是田琳的文章）

——記范琪（田琳作）

列車急速的軋過田野，滿州九月的田野已經是一片枯萎的氣象，再一站就是山海關了；乘客們的談話漸漸的多了起來，精神也好起來，這不知是什麼原故。

只有坐在車角上的一個乘客，現在仍然孤獨沉默着，三千里的長途他從未與人交談過，總是一語不發的注視着窗外的天雲。

纖弱的手，灰的臉色，清瘦的雙頰，和緊鎖着的雙眉，由此看出他一定是個悲觀論者，但是他的眼光裏却含有剛毅，同情和反抗。

他整個的表現是那麼沉重陰鬱，當他聽到山海關快到了的時候，臉上顯出了一片光彩，可是剎那間却反顯得更沉鬱了。嘴角更似有些抖顫，他急忙的轉過頭去望着車外的風景，一瞬不瞬的望着。

「范先生，您到那裏去，」一隻巨大的手拍他的肩頭。

「啊！」他驚異這位陌生的旅客，怎會知道他姓范！

「你到那裏去？」聲音由那人嘴裏吐出來，像是野獸的吼聲，車上一切笑容笑聲全

隱沒了。

「北京，」范先生有些知道對方是什麼人了，粗壯的身軀，橫肉滿臉，他的聲音發顫了。

「你不是××雜誌的主筆范琪麼？」

「唔！是」

「那麼你去北京有什麼事？」

「弟弟在北京病了。」

「得了，下站請你同我下車回去！」句子是那麼的客氣，然而聲調像是閻王問案似的。

濕的皮鞭「嗖」的一聲，抽在琪的前胸，立刻凸起了一條紫色的肉崗。

「你怎麼知道要逮捕你，你先跑了。」像是死神在吼着，却從一個西服革履，油頭粉面的人說出來，那就是時代的寵兒繆譯先生。

「不知道，是我弟弟病在北京。」他咬緊了牙，忍着痛楚。

「ハイ……………マスカ。」一陣外國話。

施刑的人，立刻用力打起來，一下兩下，三下，一條兩條三條肉隆隆起了，終至血肉模糊了。

他沒有呻吟，沒有祈恕，直接就暈過去。含阿母尼亞的海綿放在他的鼻孔前，他又醒過來。

「誰告訴你要逮捕你？」

痛苦強迫他來張口，但是他覺得不能說，說了朋友受不了，依然是咬緊了牙。

「……………マス。」又一陣外國話。

鹽水從琪的頭上灑下來，流滿了全身，破傷了的皮膚感覺陣陣的刺痛，他心裏惦念着母親，祈告着上帝，刺痛一直鑽到心裏去，他仍然默默無言。

憲兵與繙譯說了幾句話。

「你與××組織有什麼關係？」繙譯又改了一個問法。

搖頭，他只有搖頭。

「說吧！這裏沒便宜。」

「××××キコス。」又一陣外國話。

赤紅的鐵條出現了。琪閉上了眼，期待着死神。

「滋！滋！」一陣特殊的味出來，琪又暈倒了。

含阿母尼亞的海綿又送上鼻頭。

琪的最後一滴淚是流在SY煤礦，第五號礦坑邊上。

「下一批就該我了。」他看着升降機將一批人帶下去；「永遠不會再上來了，將永別了朋友們，母親，我親愛的母親。」他這樣想着同時眼淚流出來。

的確是這樣，只要下第五號礦坑就永沒上來的希望，因為那坑設計不良，『瓦斯』極多，以前下去過的工人，從沒有上來過。

「李奇山，」

「范琪，」

「王以誠，」

點名了，這一批都是些無辜的文人，一個個走上升降機。

「完了，一切全完了，再會吧大地！永別了母親。」他喃喃自語了，並抬頭望了望天空，那九月的天雲，給了他無限的依戀。

但是，他終於沒能再看見碧藍的長空，而就永遠埋在煤穴裏了，

他就這樣的死去了，沒有判決，沒有法條，不是放逐，不是槍決，是增產啊！

這時候另一個景地裏，他慈祥的母親，正依門望着九月的田野，九月的天空，軋過來的列車，切盼琪的歸來呢！

一九四二，九，於師大。田琳作

「完了，文章完了，老田完了，中國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」小趙讀完了那篇，自己念叨着。

夜裏，他四圍的東西都在呻吟着似的。

兩個文人

文人馬伯如放下了烟斗，吐出一口濃烟，憤慨對他的客人李均說：「唉！現在出版這些報，這些雜誌，簡直是胡鬧，真是一無可取。」

「聽說張奇和王琳，他們也辦了一種雜誌，這月一號就要出版了。」客人連服珠都在冷笑着。

「×風雜誌是他們老師辦的，已經够狗屁不通四個字了，他們也辦，豈有此理，真豈有此理。」

「馬兄我也是這樣想嗎？現在貓也辦，狗也辦，簡直是不成東西。」

馬伯如有所感似的，突然的站了起來，從散亂的書架上拿出一本雜誌，摔給他的客人，含着一百二十分的傷感向他的客人發起牢騷來。

「你看這裏的文章不是文章，論說不成論說，就是一句話——不通；他們也敢談思，還要論派別，不成東西，不成東西。」

他說着又從李均手裏搶過那本雜誌，翻找了一回，又迅速的遞回去。

「你看這篇傳記，沒有半句通話也敢出版，不出一月准得關門大吉。」

「真不通，真不通，不怪我我看不上眼，就是連三尺童子也不能說好。」李均滿臉綢紋全繃起來，每條裏都含有輕視。

兩個人同又燃着烟斗，吐出濃重的烟霧，紳士似的依在椅上，無意識的顫動着腿，沈默片刻。

「像林×……」他們幾乎同時說出來，但又同時收住，想聽對方的意見。

「馬兄還是你批評吧！」

「像林×，連蕭伯納都不知道是誰，周樹人和魯迅分成兩人，這種人也當編輯。」

「我記得那回，他說過高爾基的作品並不好，好大的口氣，可是俄國究竟在那他也說不清，他真是一點常識都沒有。」

「還有玉×那簡直提筆忘字，白字連篇，連話都說不清楚，哼！還有人請他辦報呢？你說那辦得好。」

「一代不如一代了，唉！一代不如一代。」李均說着摸了摸他的鬍子，他那誰也不能讚美的幾根毛。

「沒有相當的文學修養和天才；千萬別寫文章，就不必往這一路走。」

「馬兄，你近來還常寫麼？我現在除了爲朋友情面，偶然寫一點罷了。」

「我，有靈感的時候沒心腸寫，有心腸時沒靈感寫，老了老了。」

「你怎麼不整理一下過去的著作，來出版呢？」

「犯不上與現在的作者爲伍。我的書要和他們的放置在一個書架裏，那真是羞辱。」

馬伯如說罷，仰着臉對天得意的笑了。

他們越談越興奮，烟霧也越濃厚了；他們差不多批評過所有的報紙雜誌，而其結論總是一致的『要不得』三字。

「時間不早了，我們都談了有四個鐘頭，我該走了。」

「啊！再坐一會；再坐一會，我今天有有無限的感慨，一會我想寫一篇，給他們一個反省的機會，領導他們一條出路。你給我參加點意見。」

「我正這樣想，那好極了，好極了。」

「說寫就寫一會文思就沒了。」他說着讓他的客人一同坐在書棹旁，開始寫了起來。他捉住筆寫了幾個字又放下，燃着一袋烟，吸着，良久良久，仍沒寫下去。

「啊！我真老了不中用了，李兄！疑心的疑字旁邊有沒有兩點，究竟有沒有呢？」他半取笑半責己的問了出來，然而臉上還是不太自然。

「唔！有吧！對的是沒有，我也記不大清了；還是那麼先寫上吧！」李均敲了敲自己的腦袋，還是想不出來有沒有，含混的答着。

「先那麼寫上吧！」他念叨着又寫了幾個字在上面，卻又吸起烟來，陷入苦思裏。

「馬兄！你的構思真是太精密了。」

「唔！任何事決不能粗造濫製。」

一筒烟絲所餘無幾了，他那張紙上仍然是那麼幾個字。

「唔！李兄那廢物的廢字旁邊有沒有兩點。」他訕訕的說，原來是那兩點的問題又使他苦思半天之久。

「這？有吧，唔是沒，我看還是查查字典的好。」李先生低下了頭，又敲了敲自己腦的袋，不敢肯定的說。

戰友

「答，答，答。」一排機關槍聲，從前面的小樹林裏射出來，子彈從前進的兵士們頭頂上飛過，更發出與空氣磨擦的尖銳叫聲，聽來的確使人害怕，但是那些前進的兵士們都沉着的臥下了，向着對方火煙處開始還擊，一面滾向前去。

「有敵人，先停止開火，別讓他們知道我們的進路。」士士王班長對弟兄們說。

幾個弟兄們橫爬了幾十步又默默前進了，這些都是克服××城後奉命在四郊掃查殘餘的敵人，他們雖然依着曲線前進着，敵人的機槍却追蹤他們來射擊。

王班長剛想作出手式讓弟兄們分散開些，各據相當地點來還手，再與其他小組連絡來包圍小樹林。

『轟』的一聲，似乎是手榴彈的爆炸聲在林子裏響了，接着什麼都沉靜了。此時天空

中一塊塊烏雲蔽住了秋九月的太陽，兵士感到輕鬆些，個個擦去額角的汗。

沉靜繼續着。

『奇怪』，甲兵是這樣的發話了。

『許是小矮鬼在用計吧！』上士王班長說完這句話，接續着果斷的命令三十米突進，手榴彈攻擊。

兵士迅速的動作，手榴彈乒乓的在樹林前後左右的爆炸了，塵土飛揚前面變成昏暗，但是林中一點回音都沒有，沉寂的，似乎敵人已經退去了。

『停止攻擊！』『前進！』王班長果敢的決斷敵人真的退去，而令弟兄們追進。

樹林裏，枝葉狼籍着，顯然是因手榴彈爆炸而沉墜的，三個敵兵橫臥着死在他們自己的血泊裏，一挺機槍也失去了主宰倒下了，天氣更陰沉了，樹林裏陰暗得像地獄，簡直就是地獄。

『日本人沒死是我們的大仇人，見了就眼紅，死了我又覺得悽慘的，真怪。』一個兵士這樣說了，話中有着同情。

『聽！什麼聲音？』

『別動！舉起手來！不然看槍，』一個兵士看見左面枝葉堆內有人蠕動，舉起了槍，對準了他。

黃綠色的軍服出現了。

『打死；日本兵，』說着大家槍口已集中在那敵人的身上，他兩手高舉着，無力的舉着，臨死前灰白色的臉上，有着一種說不出來的表情，『我！不要打我，我是漢民族的遺民，明朝』但是槍彈太迅速了，何況是見到了敵兵，一顆穿過了胸膛，隨着槍聲，他已經倒下。

『太快了，唉！你沒聽他的話嗎？像是南方人說北方話，應該等他說完了，』王班長說。

『去他媽的，我見了他們就紅了眼。』

『不是那樣作法！記住！』

秋風吹入了林中，葉子瑟瑟的響，一兩片黃葉隨風落在垂死人的軍服上，他一手摸

着傷口，血從衣服上透過來，嘴角似乎是在顫動。

『還在呼吸，再給一下吧！』

『不！我們看看他有什麼特別東西，怎麼他說是遺民呢？』

田中信一 血型B 大家走過來第一眼就看到這個標識。

『是個二等兵，不過，一定是日本人了。』

『啊！眼又動，』一個兵士見他眼皮無力的睜開了，同時，一滴熱淚從眼角流下來。

『朋友們！我死也冥目了，方才他們掃射你們，我用……用手榴彈，冷不防的打死……

他們……日本鬼。』他喘息不定的說。

『那麼，你是什麼人？說這樣的好官話。』

『怎麼又叫他們日本鬼！你為什麼又叫「田中信一」呢？』

『唉！朋友們！不！不！，同胞們，我應該是中國人民，是台北人，我母親告訴我是大明末跑到台灣，我是姓鄭，並且還是大臣的後裔……』話平靜多了，好像是忘去了受傷的苦痛。

『我，我降生後就受到日本人的重壓，必需叫日本名子，上日本學校，這都是無法反抗的，後來我被懲當兵了，啊！日本兵。』

『啊！母親……』他咽泣了。

大家靜聽着。

『母親！母親！送別我，告訴我，忠於國，祖國中華，啊！母親！』喘息加速了。

『啊……啊……母親！』

『鄭先生！不要失望，你的傷不太重，讓我背你到醫院去。』

『鄭先生！』『鄭先生！』王班長高喊着，但見鄭先生的氣息，越來越微弱了。

暗淡的眼，又無力的睜開，『母親！朋友！把這個寄回給我母親！』他勉強伸了伸

左手的無名指，一個銀色的戒指，『這……是……祖先留下來……的……朋……』

眼皮無力的閉合了，喘息更是加緊，『家在台北……』

一句話沒說完頭忽然的向左垂下，呼吸停止了。

淚含在每個兵士的眼角。

天陰沈的無一絲明亮，深秋的雨，滴滴的下着了。

王班長退下死去人的戒指，一個心形的裏面，刻着一個『忠』字。

綿綿的秋雨，繼續的下着，下着，一天，兩天。

承審李伯林

縣裏的承審李伯林，剛睡醒午覺，拖拉着鞋在屋子內走來走去；他一陣陣覺得肚子發漲。腰帶緊緊的。不由得鬆了鬆腰帶。

「哈！腰帶比四個月前剛到縣裏時，放出了七個格，那麼就是腰粗了七寸，哈。」他發現那條腰帶已經比來×縣時放鬆了七個孔，這樣的自語着。

「怪不得，人家都說我好福氣，滿面紅光的呢？我自己也看看。」他想着就走近了棹子，拿起鏡子來仔細端詳自己。

「真胖了，真胖了。」他摸着自己的肥下巴，得意忘形的說。

正這時，他一不留神將棹上一本書碰掉，於是那本紅皮袖珍六法全書，把他引領到另一個境地——來×縣的前後。

「表叔大人，您多栽培吧！」他提着蒲包禮物看親戚，託門路，鞠九十度大躬。

不久委任狀居然下來，派他當×縣承審，在興奮之餘，不覺感到對法律是外行，馬上又恐慌起來，急忙買到那本六法全書，臨陣磨起槍來。

最初到×縣，幾乎連那本書翻破，誰知後來卻又拋棄在棹角落滿了灰塵，無人顧問。

昨天的事又映在心頭了——

「對不起諸位，兄弟來晚了。」

「李承審大駕光臨實不敢當，」王卿紳笑容滿面的說。

「上坐吧！不要客氣。」另一個體面的陪客。

「您上坐，一定，一定。」

他一讓再讓，究竟被拉在上座坐了。筵席開始了，一陣哥倆好，七個巧，三星，五魁的過心。

王紳士的話歸正題了：「××的案子，您瞧，唉！他也真鬧的太不像話，製造起『

白』的來，不過您得多……」聲音漸小下去。

「這恐怕不太好辦吧！」

「不過，李承審，您還得多開恩哪！」

「不是那麼說，已經定案了，真是不好辦。」他抓：頭髮，板着面孔的說。

「唉！李承審，咱們都不是外人，上方一切一切花消，當然好說。」

「那自然，不過是真不好辦，並非我難爲你，老兄。」

「李承審，您多幫忙吧……您……好吧」王鄉紳在他耳旁一陣囁嚅。

「好！我盡力辦吧！」

又是一陣，哥倆好啊！六六，七個巧的過去，大家散了。

他回憶至此，不由起了一陣無名之火，狠狠的踢了那本六法全書一脚，大聲罵道：

「媽的！你先前讓我那樣恐懼，原來是無用的東西。」

這樣他還覺不解氣，相再使勁唾它一口，這時一個飽咯打了上來，肚子又覺得漲漲的，腰帶有些緊，不覺得又去鬆了鬆腰帶。

口角

馬牧師夫人打發孩子們上了學，瞅着馬牧師的遺像發楞。

「人生在世，應當勤苦耐勞和平博愛。」她追憶起牧師在世的時候，常微笑着說這句話，無論是對誰，三句裏總離不開這一句。

她不禁放棄了，無意識的發楞；拿起擲子來收拾房間。她把窗台打掃乾淨，開開窗子放進早晨可愛的空氣來，更飄入一陣薔薇花的香味。這又使她對着庭園裏開的花兒發起楞來，眼一瞬不瞬那樣望着，她的腦海裏變得空空的，忘去愁悶，忘去懷念，更忘去工作，直到手中的擲子滑落在地下，才使她覺到房間還沒有打掃完畢。

然而，那美麗的花朵，可人的香味使她留戀，以致神往。在牧師生前也曾積極反對她這種習慣，說她懶蟲，但是她總認為這是她富有詩人感情的原故。不過她並不只對花

有這種習慣，不論是什麼東西，或者就對虛空，也會直眼傻楞着良久良久什麼事不做，什麼事不想。

今天她這種自己認為詩意的舉動，直至鄰居李太太搬出椅子來晒太陽，她才生氣的扭轉了頭。「這老貧婆，整天不是在院裏閒呆着，就是罵大街，一直罵遍街坊。我真不想看她。」她鼓起嘴來，自己罵着，一邊想再去繼續收拾房子。

門開了

王太太跑來借鞋樣，這位太太胖胖的，跑三步就喘，可是總喜歡串門，牧師夫人喜歡她，因為她正是同為攻擊李太太的良伴。

「我這一天都跑斷了腿，就是忙命麼？今天做這個明天做那個，做不完的活，馬太太把你那雙鞋樣借我用一下。」

「誰說不是，我忙一早晨，孩子上學，收拾房，還得……多了。誰像那李貧婆，整天在院子一坐，要不就不定和誰罵起來，罵的要多難聽有多難聽。」

「嚇！你知曉昨天又和那院罵起來，什麼×你媽，媽的×，八輩祖宗都罵上了。」

王太太說一下胖下巴顫一下。

「虧她也是教友，忘了上帝的話——有人打你的左臉，你把右臉也給人打。『她』可還好除了閑呆着就是和人打罵，簡直就不是人。」

「真的，馬太太誰像你我似的，一天忙到晚，勤勤儉儉過活。」

「聽說那家伙，罵她的先生，罵的更不像話。唉！真是又懶又瘋。」

「你倒是給我找鞋樣啊！我回去還得快做。」

「你看我忙的像什麼，這早晚還沒打掃完，啊都十點了。」她說着看看錶。

「勤苦的人有福了，將來你錯不了，那馬貧婆準好不了，不是我咒她，你看她吵架

那兇樣子。」

「我想不是勤苦的人，應當是勤儉的人有福了。」馬太太在聖經上自以為是能手。

「你記錯了，不過你太不應當這麼指責人，這是上帝不應允的。一王太太整的脾臉全紅了，喘了一口氣緊接着又說：「你剛才還說錯了呢？應當有人打你的右臉，你把左

臉也給人打。」

「你簡直是無理取鬧！」

「喲！誰無理取鬧，媽的。」

「虧你是教友，出口傷人，污了我耳朵。」馬太太手叉着腰，脖子挺直了。

「胡說！你混蛋！」

「你是王八蛋！你敢打人。」

「你媽的×，你祖宗的×。」王太太瞪起兩大眼睛，一把抓着馬太太的頭髮。

吵罵聲音一直傳遍了那條街，鄰居們都同跑出來看熱鬧。

這場戰爭整吵了一個多鐘點，才被別人給勸開，那王太太被人給勸回去。

「唉！我多忙一天那有空和人打架，要不是王婆出口傷人，我那會理她！上帝。」她和鄰居們還在叨叨。

「我那能和她一般見識，這貧婆。」鄰居們都散了，她還一人叨叨。

馬牧師的像片在牆微笑。「人應當勤儉，和平博愛。」的句子充滿在她心頭。

「應當作飯去了十一點多了，一會孩子們要下學了。」她這樣想着，就又對虛空發起楞來。

時間滑過去，孩子們回來了；但是馬太太仍然在那發楞。

懷 疑

一天我在西單閑走，遇到一個朋友，地位相當高的朋友，他告訴我，他不常到西城來，今天一看西單的街西，房屋等都比王府井差二十年，也就是說沒有王府井開化；連人也相差得很遠，西城小姐穿人造毛大衣或是老羊皮大衣，東城的穿狐皮貂皮長毛絨，西單只有藍布大褂的學生，而王府井總是西服革履的青年學生。

我總不曾注意這些，於是我要他，同我再到王府井躑躅，他很高興的和我一同走去，我們好幾次走過西單的書報攤，有很多新雜誌，像中國文學，文藝等够水準的刊物，我想買幾本回去。但是那位朋友阻止了我，他說東城很多到那再買好了。

當我們到了王府井的時候，我開始相信他的話，因為王府井實在比西城摩登得多，我告訴他的確像他所說的一樣，他很得意的笑了又笑了。

奇怪，我們走進很多賣雜誌的地方，都沒有我要買的雜誌只是些通俗而又粗俗的遊藝刊物之類，我的朋友他解釋給我聽是東城人文明，這些純文學文藝的作品賣得快，所以我們買不到，西單也是因此而餘很多。

我覺得很有理，向他笑了笑。

他洋洋得意起來，又想拉我到他家吃飯，他家很近三條裏一拐灣就到，我無可無不可的被他一路拉去。

他家裏佈置得很新式，看來總比我家進化二十年，他帶我到他的書房裏，他說我很喜歡書，所以請你到這裏坐。

我審視了他全部的書，一本可看的都沒有，那些多數是些通俗的雜誌的合訂本，都很寶貴的放着，我漸漸懷疑起他的話，他的高貴的地位，甚至於懷疑到整個自認為比較文明的人們。

張二與陳老叔

麥子熟了。

村子里人人忙着，張二幫人割了幾天麥子，得了一筆的錢，喜歡起來，下了工趕緊回到家去，和妻金子要了個瓶，高高興興的到鎮上去買肉打酒，想解解饑。

夏天的天氣雖是長得很，可是一直到暮色光臨到大地上的時候，仍不見他回來，金子左一趟右一趟出門口張望了許多次，總是沒有張二的影子，不由得自語道：「準是在鎮上和別的女人撕混哪！」

「沒良心的東西，我不等了。」她解恨的罵了一下，自己拿起了一個餅子先吃起來。室裏的娃子——他們的小孩，正這時又哭起來，攪擾了她吃飯。

當娃子重新睡去的時候，張二還是沒回來，她想繼續着再吃些，誰知怎麼也吃不下

去了。

「也許遇着什麼事了吧！我心裏慌的厲害。」她一面想着，又出門望望，月亮高照着，整個的村子靜靜的連一聲狗叫也沒有。

「當家的從來也沒晚上不回來過，可真叫人着急，老天爺，可別叫他出什麼事。」她佇立在門口，合起手掌在禱告着。

午夜的雞叫過了，還嫌使她極度的不安起來，回室坐不住，睡更睡不着，出門望着望着，仍然是靜靜的夜。

誰也記不清，他這一夜進出多少次，但是張二始終沒回家，並且第二天過去也沒回來。直到第三天一早，鄰居小童慌慌張張的跑來，她正哭得眼汪汪的，淚還沒乾。

「張二！二哥在鎮上看見我，讓我告訴你，趕快到鎮上去，一會他們要開走了。」

「他爲什麼要走呢？」

「是抓去做工的。」

「上那去呢？闖的我糊裏糊塗。」

「那我也不知道。」

金子連臉也沒洗，抱着娃子就跑到鎮上去。張二在一輛載重汽車上，那車已經軋軋的響了，她跑過去和他說話，車上一個穿綠制服的立起眉毛來，把她吓回去。

車走了，她並沒看清楚張二的臉，使她記憶最深切的就是那綠制服的半日本人，和坐在車上吸烟的日本兵蔑視的笑容，她狠命的捶了一下自己的胸口，發洩一點內心的苦痛。

小娃子不知趣的哭起來，「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。」

汽車越過了田野，渡過了河流，盤過了山頭，張二的心中仍留着娃子的哭聲，妻的影子，他緊蹙起雙眉，眼前都是與他遭到同一命運的人，四十幾個不同的哭喪臉。

45
傍晚××礦區在眼前了，那邊整個的山頭是紅得像火一樣，這就是北方著名的赤鐵礦，露天就有礦床——山的表面就是含有百分之六十的赤鐵礦石，上面開拓的工人們也都滿身着滿紅粉末，遠看去像是紅色人種。

車開入礦區的時候，下工的笛子正響了，一羣紅色的工人圍上來。

「張二，是你！」

「啊！你陳老叔。」他看那張滿臉紅灰的臉，原來是同村已經失蹤兩年了的陳老叔，於是他們緊緊的拉着手。

「你怎麼也來這？」

「到鎮上去被抓……」

陳老叔用一個指頭封閉了自己的嘴，給他看；他不敢再說下去。

「閑人散開，去！去！」穿綠色制服的人，嚷起來，同時讓他們站隊。

「立正！」

「別說了。」

「向左轉，開步走。」他領他們去登記。

從此張二的胸前多了一個號碼『二八〇六』

（二）

「老張！慢點走。」一天下工的時候，他正拖着兩條疲倦得像木頭似的腳！彳亍的住宿舍走，後面有人這樣叫他。

「陳老叔，我一聽就是你，家鄉口音麼！」

「咱們找個背靜地方說會話，你剛來那天，我就想問問你。」陳老叔說着，拉他走向一個小槐林。「這裏到好，人不常來。」陳老叔四顧一下，坐下來這樣說。

「甬提了！老叔你也是被抓來的麼？」

「小聲點，就是那年逛廟麼？唉！」他說完輕輕的噓了一口氣，兩眼淚汪汪。

「老叔！咱們這什麼時候算完，家裏等着吃！」他一肚子的愁悶都向老鄉發洩出來！「老天爺！我也不知造了什麼孽？」他說着仰起頭來看看天，腳又蹴了地一下，像是把這一切怨恨苦痛，都歸在自己造下的孽上。

「這兩年了，我家裏到底怎麼樣？」

這話使他發起楞來，他明知道陳老嫗，因為沒法圖生，又改嫁了。「老叔！你這年紀，一天作十二點鐘的工作成麼？我這兩天往火車上背石頭，累的要命，假若要是一楞

神，就會挨一頓鞭子。」他轉變了話題。

「簡直活受罪，我問你，我們家裏的到底怎樣？」陳老叔話裏含着無限的熱望。

「你走後，家裏年頭不好，陳老孀聽說是回娘家了。」他平生第一次說謊，舌根都有些生硬不受使。

「小姑娘呢？今年該七歲了，也真怪可愛的。」

「小妹麼？好像是給人家作團圓媳婦去了。」

「天哪！唉！害苦了我一家。」『天哪』兩字說得那麼的沉重，彷彿把所有的哀腸全放在那兩字上面發洩出來，接着他打起了火鏟，燃着一袋烟，一口烟噴出來，他的眉頭暫時的放鬆了些。

「您怎不回去一趟呢？」

「回去一趟！這進來除了死才能回去，請假不成，偷跑！四面都是日本兵，讓他們看見就是一槍，吃虧的不少了。」

「唉！」失望罩在他的臉上，他的眼前又重新映出，陳老孀被人吹吹打打的娶了

去。

「我們只有冒險逃跑是一路，不過居住證早讓他們扣了，上那去也不成。」

金子和小娃子在他眼前轉圈，他兩眼發直沒聽見陳老叔的話。

「張二！想什麼？『家』是不是？」

「唉！老天爺！」他只有嘆息和祈求天了。

「我們夜裏逃跑，可是跑出礦區，還有千十里地，一個子兒沒有也沒辦法，並且居住證也是問題！」陳老叔像是自己向自己說。

「張二，你還年青，總有出頭的一天，可別愁壞了身子。」他看張二的神色過於頹唐，這樣的勸告，自己又燃着一袋烟。

張二仍陷在思鄉裏，後來晚飯的鐘聲打破了這個沉痛的談話。

「走吧！吃去！一個人四個窩頭你够麼？」

「哼！這兩天就瘦了一殼。」

宿舍是一間間的小黑屋，每間裏擠滿了人，一直到不能再多睡半個人爲止，那裏的陰暗和潮濕都不算可怕，最可怕的是那向下凹陷了的房頂，不知何時就會塌下來，把人都砸死。工人每天醒來總覺到又多活了一天的欣慰，但是一覺到立刻就要去上工，又覺到那條小命仍是在危險裏。

張二這天醒來，混身骨節發酸，懶得張嘴和別人說話，自己在追尋昨夜的夢。

——他回家了，金子穿着紅洋布袴子，紫花的襖，像新娘時一樣的美麗，穿着他最喜歡的那雙粉紅綉花鞋，還有他們一同吃餃子，娃子乖乖的依在妻的身旁；但眼前却是許多愁苦污穢瘦弱的工人，互相以責罵作唯一的娛樂。

任何聲音都沒有早晨上工笛聲，那麼可怕那麼討厭，然而它總是半秒都不能遲延的，「鳴，鳴，鳴，」的叫起來。

「狗娘養的，要命的笛又響了。」一個工人罵着！却又使勁拍了一下坑，像把氣恨都向坑發了似的。

「×他娘！」工人們罵罵叨叨的走出去，張二緊跟在最後。這一排工人的背影漸向

礦場移動了，後邊一個穿綠色制服的人追上去，揮動着他手裏的鞭子，工人們的行動立時加快了起來。

整個的山頭在振顫着，一塊塊的礦石鏈下來，從小貨車順軌道滑下山去，再背到火車上去，這一天至少要載滿兩輛列車，開到煉鐵場去。

張二是被派往火車上背礦石的，他覺得那背筐一次比一次沉重，腿越來越發軟，只得咬着牙勉強支持着。

一個較年幼的工人已經暈倒，一筐礦石完全壓在他自己的身上，混身受滿了擦傷，穿綠色制服的人瞪起了眼走近了他，嘴裏一陣「八個壓路」，鞭子清脆的響了。

張二的腿嚇得直哆嗦，背筐沉重的再也背不起來，眼前冒着金花，幸而中午下工的時刻到了。

飯廳裏，工人們爭，擠，搶着，形成的雜亂聲，恨不能十里地以外都能聽見，但是那裏蠅子嗡嗡的聲音，比它更高出幾倍。

一件新聞傳遍了飯廳，雜亂的形式變成小組的談論。

「冀縣的陳頭，逃出去又被捉回來了。」

「這準沒活路了。」

「怎麼跑的？」

這使張二聽了，呼吸立刻像是停止了似的，「啊！是陳伯權嗎？」

「誰說不是，就是你的老鄉，他管你叫老叔的那個？他從後面鐵籬巴跳過去，跑了沒兩步，就讓人給了一槍，打在腳上又捉回來了。」

「沒死！」張二放下他那顆不安的心。

「沒死，比死了還難受。」

立刻又給他一個打擊，他的二顆眉毛更蹙緊了一些。「唉！老天爺！」他只有怨天了。

「那麼怎麼辦呢？唉！老天爺！」又是一句老天爺，他像把所有的事全歸罪與天，歸罪於命運似的。

「不定怎麼給弄死呢？」那個人的聲音小下去了。

他的頭有些沉重，手脚冰凉，他受了刺激，前後左右都是陳老叔，一會又都變成金子，一會又變成小娃子了。

(三)

「老張，看熱鬧去。」一聲把他從沉思中驚醒，從陳老叔的事情發生後，他總是陷入沉思中，並時時發出輕微的嘆息，有時喊出一句「天哪！」

「什麼熱鬧？」

「走吧！到那就知道了，人都西邊小谷去了。」

他無可不可的隨着那人去了，西邊一帶山谷，確實是擠滿了一圈人，他們擠上前去，第一眼見到的是，有三個人各被綁在一顆樹上，其中一個是陳老叔，面色灰白，暗淡無神的眼光，頭無力的下垂着，像是已經失去了知覺，那兩個還在和繩子爭扎，眼裏冒出憤恨的火花，他們的嘴唇在動着，但沒有咒罵沒有聲音，因為嘴裏早已堵上棉花。

「這是幹什麼？」他又發現了那一面有一排日本兵和一挺機關槍不由得這樣喊了出

來，這時他的五臟都在顫抖着，一股涼汗從後脊樑上發出來，一直涼到手指甲尖上。

「幹麼？打靶吧！」另一個工人

「怎麼用活人？」

「嗤……」那同伴從齒縫中發出這聲來阻止他說話。

「這一點也不新奇。」一人向他耳語。

「老天爺！」

那邊侵略主義的軍官發出了號令，一個兵士臥倒了，緊接着一陣「喀！喀！喀！喀！」的機關槍聲。

工人們發出一片內心的嘆息！有的低轉了頭。

又換了一個兵士，張二急速的閉上了眼，一片槍聲過去，那邊傳來一陣異民族的歡呼，樹這邊血肉翻飛了。

但是這打靶仍繼續下去，直到那一隊人全試過。

張二已經由健壯的農夫，變成比白面客還瘦弱無血色的勞工。這因為陳老叔的死給他的痛苦太大，自縊死後，他一閉上眼就是陳老叔血肉模糊的影子；一會花轎又出現了，裏面坐的又像陳老嫗，又像金子，這時他會在夢中狂呼起來，驚醒了所有的同屋。

一天他實在支持不住那沈重的筐子眼前一黑，大口的鮮血吐了出來，立刻就由火車上滾下來，外傷的血和吐出來的血污染了全身。當他被抬回宿舍的時候，已經神智昏迷，不斷的嚙語着——

「金子，你你看我買肉酒，酒肉回來了……你喝一口吧……陳老叔……你來了。阿好孩子你你吃……爸爸多掙了二百元……沒改嫁……沒有沒有……娘家……啊娘家回來……金子……金子。」

一九四五，九月十五日

輕蔑

秋天來到了的時候，我携着沈重的提箱上了車站，預備起程到石易縣去工作；那箱子重得使我肩頭傾斜，手也顯得提不動的樣子。也曾有人告訴我少帶點東西好，但是我總不想令這些我最心愛的，且多年來從未離開我的書籍們，有一本離開我，雖然它們已經隨年月而殘破了，我仍舊的寵愛着它們。

車站上有各形各色各種各國的旅客，當我從人羣中擠上站台的時候，三個長腿蹀的異邦人，由我身後邁着迅速闊大的步子超過了我，有一個是年青的女郎，提着和我的箱子同樣大的一個皮箱，她提得高高的，外表並做出十分輕快的意思，更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，嘴角上掛了個極端輕蔑的笑，又回過頭去向她同種的伴侶談起來。

「東亞病夫，哈哈。」接着三個一陣冷笑。

無疑的，她是看到我瘦弱的身軀和提着箱子的笨重樣子，以爲一個中國男人尙不如彼邦女子力量大些，而發出冷狂的笑。

這真令我難過，我想跑過去和她換一下試試，因爲我知道書籍當比一切行李較重些。但是我沒趕上前去，而安慰自己——她們是輕狂高傲，毫無個人修養的民族。

車行過廣漠的平原，古老的北平到了，那是我預定換車的地方。

下了車，沒有脚行來理我，這也許是我穿的不够格，不得已只能寸寸一步步的蹭出車站。

「你帶的是什麼？」憲兵要檢查我。

箱子打開了，殘舊的書籍呈現在大眾前，可巧那三個人也走過來，我心想她現在看到是書，一定會覺悟剛才譏笑我的錯誤，因爲任何人都知道書的重量比衣服沉重的多，但是。

那女人仍做出輕快的樣子，看了看我又向她的同伴笑着說：

「窮！東亞病夫。」接着她們們三人的狂笑！

這輕蔑我的舉動，輕蔑我的笑容，使我非常難過，同時引起了我對她們的輕蔑，當時我想還給她們一陣狂笑，她們已經走遠了。

於是這輕蔑一直留在我的心頭，今天寫出來，算還給她們吧！

一九四四，九月重寫。

汽車夫日記選

(一)

馬處長連鞠了三個九十度的大躬，笑咪咪的由指導官山田公館裏退出來，又向開門的異邦僕役們表示了一下敬意——又鞠了一躬，轉身上了汽車。

「韓家潭！」

我聽到他的命令，向坐在我左邊的保鏢的吐了吐舌頭，即速的開了油門，同時我偷看了處長一眼，他臉上仍是嚴肅的像個鐵閻王。

張總長，李主任，總辦，參事，還有許多關人的車全停在仙樂班門口。

我在車箱裏正打盹的時候，李主任的包車夫小張，竟敢和張總長的汽車司機辯起嘴來，他紅頭漲臉的嚷着。

「瞧你那神氣，也配逛過頭等小班，吹邪了。呸！」

「你甯小看人，媽的，總之你是拉臭洋車的，你看看別人，再看看自己。」

「拉洋車，拉洋車也不低你一頭，開汽車的也不怎麼香！」這句話可把大眾怒給招起來。

「你這瘦小子，這輩子拉車，八輩子拉車，永沒發旺。」傻李拉開了車門加入戰場。

「媽的？你罵人也睜睜眼，別把別人帶上，媽的巴子。」另一個人罵着。

我想上去給小張兩下，這小子也太不知趣，豈有拉洋車的敢罵汽車司機。

正巧，班子裏的茶壺跑出來，大驚小怪的說：「你們主人可玩的真新鮮，你們誰也沒見過。」

「左不是一個抱一個吧！」傻李嘴快。

「嘿！憑你也能知道，你想也想不出來。這事可新鮮了，馬處長在那搖頭擺尾的喊着，要開裸體大會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就是全光着眼兒，張總長還說外國早提倡過這種運動了。」

我不知在什麼時候就脫離了，那雜亂的叫囂，入了甜密的夢；這也許是想像主人們的大聚會想得魔火入邪，阿陶——處長家用的姑娘，嘴唇擦的紅紅的，她的眼珠歪在一邊看我，這使我興奮到極點，一下把她拉過來，緊緊的抱住，我正覺滿懷溫溫軟軟柔柔，有說不出的舒適，突然左膀上着了沈重的一腳。

「阿毛！睡死鬼！」

處長的眼裏閃着兇光，兇光裏還帶着嘲笑，大喊過來！

「開走，要你老睡不夠！別人早開走了。」

我一聲不敢響的摸了摸胯骨上的隱痛，扭轉了舵輪，天氣已經微明了。

(二)

奇怪報上竟會有這樣一段，使我莫明其妙。

——本屆行政會議，昨討論至深夜，關於食糧問題，禁毒問題，及當前治安教育等項，皆有相當美滿之措施法案，不日即令所屬各機關遵照辦理，想來日民生當更趨安定

云云。

左邊膀骨仍然在隱痛着，早間小姐非要坐汽車上學不可，小姐才十三歲，在車上小嘴清脆的談着。

「小姐，你喜歡日本麼？」

「當然不，他們不知害過多少中國人，他們的字母又那麼難念，誰都不發生興趣。」

「還有，我頂愛吃沙利文餅乾，巧克利，也都買不到了，我叫爸爸給我買派克筆，他始終也買不到。」

她臉上充滿了不愉快：「阿毛你看我也沒有好電影看了，我頂喜歡華特狄斯乃的卡通，還有泰羅保華也不壞。」

我諦聽她的言詞，注視着她姣好的臉，這年青的小姑娘，有些太過於不滿現實。

「所以，我哥哥和我都想到內地去讀書，可是爸爸總不讓我們去。」

「你爸爸怎麼：要留那撮小鬍子怪難看的，得意時還摸着。」我想探聽探聽，她對

她的父親的印象。

「爸爸，簡直是日本人，漢奸，別人不敢說我敢說。我愛國，我要是個男孩子，早當兵去了，你看那外國雜誌上，兵穿的多漂亮，連皮鞋都比我的亮。」

我懷着一腔莫明其妙，把車子向左轉過去，××學校在眼前了。

「阿毛！我可以去晚點，在這下吧！我要上市場去一趟。」

(三)

早上，起了個早，到菜市上看看，主要目的不在買菜，而是等着阿陶。

我在小攤上喝漿，正拿一塊炸糕往嘴裏送，一隻污黑的手伸過來，從我手裏搶去，急忙的跑向小胡同去。

當我由受驚，轉變成憤怒的時候，他早跑遠了。

近來窮人真多沒辦法，有好些人向我打聽，處長他們開會怎麼討論的食糧問題，我心總「怦怦」的跳起來，像我自己辦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似的，我就無話可說了，其實那是主人的事與我並無關係。

阿陶從那邊買完菜回來了，我忙跑過去替她拿菜筐，即走了過去却又說不上來什麼？一不留神還把菜筐給弄翻了，菜滾了一地，她輕輕的打了我一下嘴吧。

「你看你，魯莽。」

我摸了一下嘴巴就笑了，假如有鏡子的話，我真要看看，自己平生最得意的笑。

我們重新放好了菜，我跟在她背後走着，她的背影使人神住，烏黑的頭髮，冒着濃烈的香氣。這引誘我去走近她，依在她的身旁，可是我又覺得不安起來。

她永久玩弄着大襟上的扣子，我偷看他一眼正和她的眼光相遇，「撲嗤」一聲她笑了，問我，「你總看我幹麼？」

真要命弄得我不知所以然了。

「你好，等你半天了。」我這句話說出來，又覺嘴唇不對馬嘴。

「老爺還沒起哪吧？」我拉出老爺來談。

「對的，太太和他都剛睡下。」

「怎麼這麼晚？」

「打牌來着。」

「你開汽車到有意思，東跑西跑的。」

「也沒什麼好。」

快到家了，看門的老陳在門口站着，咪咪的好笑，我連忙的離遠了阿陶一點，但是臉上還覺得一陣陣發燒。

「阿毛！快把車開出來，山田司令早上來電話叫處長去？等你半天了。」老陳給我當頭一棒。

「真的麼？爲什麼？」

「大概是有什麼不滿意吧！老爺等急了，你快去。」

車開出來了。

處長親自抱了一個玻璃盒出來，裏邊是兩紫紅色的小瓶，很美很美的。他臉上森嚴的像鐵，我鞠一躬，他也沒理我，大概是因爲太忙了，我畏怯的責罵並沒加在我的頭上。

他由山田公館裏出來，仍然笑得嘴一直甬到耳根，山田今天特別親自送出來。他在車上還得意的摸着小鬍子。

(四)

「昨天老爺的乾女兒李麗珠，那個唱戲的，在這玩了一夜，那她也長的真好看，我都怪愛的。」阿陶說着瞟了我一眼。

「太太呢？不生氣？」

「在總長家打牌沒回來。」

老陳吸着煙，瞪着嬭出神，真是人老心不老。

近來阿陶常上門房來談天，並且衣服常是洗得盪得平平整整，嬭一來就想把老陳攆出去，然而他是越膩着不走，信口開河的談着，我反而默然了，我真恨透了他了。

好容易，老爺把他叫走了。

我大胆的走近她，用手輕輕觸她一下，沒有反應，我就握住了她的手。

「缺德，討厭，你放了我。」

我握的更緊了。

「你什麼時候帶我坐回汽車？」

「好！那還不容易？你還喜歡什麼？我買給你，雪花膏好麼？口紅吧？」我看她那紅紅的唇向她說，想一口吞下她去；我剛要挨近了她的臉。

「阿毛！送我們上真光看電影去。」小姐和少爺跑出來，打擾了好事。她依戀的望着，我們的汽車開走了。

我把車子停在真光，我走進一家洋貨舖，買了一盒唇膏，放在衣袋裏，老怕它掉出來，拿着又怕人看見。

回到車上我玩着它，一直到電影散場。

「片子好麼？講給我聽？」

「很好，很好，那男星一行一動都够味。」

「可是比泰羅保華還是差的多。」小姐批評着。

「什麼都是泰羅保華好！那麼你嫁給他好了。」少爺在打趣了。

「呸！」他倆扭打起來。

「得了！誰也別鬧了，將來你們都……當明星去。」這句話合了他們的心意，都安靜下來。

「嘿！阿毛，你知道麼？老爺昨天說要給你們長工錢呢？」

「是麼？」我摸了摸口袋裏剛買來的東西。

「不是，你聽錯了哥哥，是只給阿陶長。」

我手心裏出了一股涼汗，幾乎把不住舵輪，天可巧也颳起黃風來，整個天全成了昏暗的黃色。

(五)

好些日子沒心腸寫日記了，這些日子來我總覺得處長實在討厭，甚至於混蛋；我不想看他，不想理他；想打他一頓就不幹了，可是這些工錢和飯食又在引誘我。

阿陶也像變了似的，和我不像從前有說有笑的了，這真使我煩悶極了，晚上有時睡不着覺。

××老爺居然陞總長了，今天拜一天客，什麼駐屯軍司令，憲兵司令，聯絡部，大使館，山田公館，連滿大使館也去過，把載滿一車箱的禮物，送得乾乾淨淨。

總長就算是頭了，華北再沒有比他大的了，來宅裏想見他的真不少，門房老陳發了個小財，還請我吃了個肘子，吸前門烟够闊氣的了。

數日來的沈悶，也爲之一振，忘去了對總長（今天該這樣稱呼了）的惡感，但是見到阿陶，心裏老是不大舒服，可又偏愛碰見她，今天一天碰到他好幾回，她低着頭咬着嘴唇，一句話沒說，像是有很重的心事。

下午她出去買菜的時候，我把我心事全說給她了，我要娶她，過個美滿的小日子，和我們將來家庭裏要買什麼東西，全告訴她了。她卻不作可否，嘆嗒嘆嗒的哭起來。

這一哭使我的計劃失敗了，我原打算，她允我之後，晚上我們就一同不幹了，明天就結婚，誰知這麼一來，我真毫無良策了。

唉！也不知是害羞呢？還是有什麼心事。

黑下，表弟來了，託我給他找事，真是怪都有人託起我的門路來。

(六)

老爺永滿足不了小姐少爺的慾望，因此決定送他們到日本去，到那裏享受吧，東京玩樂的去處是比這裏多，我送她們上車站，他們說將來得旅行全世界。

「我要吃遍各地的名產，水果，菜，點心。」

「我要做各式各樣的衣服穿。」

第一句是少爺的志願，第二句是小姐的，他們的志願，我看來的確比我的偉大，因為只有娶阿陶，租一間小房過個小日子罷了。

我從車站回到宅裏的時候，宅裏可就變像了，那裏，裏三層外三層站着崗，好嚴重，汽車差點沒開進去，還是後來有人認識是總長的車，方開了進去。

原來總長收到一封信，向他借二千萬元，不給就有性命危險，怪不得這樣戒備。

總長在家裏不敢出門，一隻挨一隻的吸煙，把政府裏的兩位秘書也請到家來，這兩位都是怪好看的妞兒，同他坐在客廳裏，不知辦什麼公事呢？

門房的老陳偷瞧了兩趟，回來滿臉的笑容向我說：

「你想他們幹什麼呢？有意思着呢？不過你得請我吃一串糖葫蘆才成。」

「得了快說吧！我準請。」

「嘿！原來三個人玩撲克牌呢？」

「大概是總長一個人輸吧！」

「那個！我就知道了。」

「太太也不吃醋？」

「還提太太呢！在黃家打牌，一去三天還沒回來。」

阿陶跑來了，一下就坐在我的床上，眼釘着我，想說什麼似的，也不說。

一會老陳故意出去了，現在他有知趣了，不像從前在裏面擾着。

嬭從懷裏拿出一個紙包來遞給我，一扭頭就跑出去，嘴裏說着：

「你別看，你別看。」

我把紙包打開，見是一對枕頭，她自己綉的，真不壞，是一對鴛鴦，於是我把它放在心口上緊抱着，一直到老陳一聲不響的跑進來。

他一把搶了過去，那兩隻黑手把枕頭弄穢了，我起了火，頭髮豎了起來，立刻給他個耳光。

「你爲什麼動手？」他說着衝了上來，我們打作一團。

椅子飛了，棹子翻過來，滿地是碎瓶破碗，誰也不肯放手。

結果是阿陶進來了，給勸了開。廼把老陳給勸了出去，對我說：

「你爲什麼生那麼大的氣？」

「哼！他不是東西。」

「得了，今天你帶我坐回汽車，左不老爺不出門。」

我立刻變過笑臉，去開車。

(七)

後記

車夫日記到此中斷了，據新聞檢查署的人員說：

『曾有一段新聞被刪去，就是馬總長在那天遇刺，然而死去的是車夫與姨娘，因爲那天乘其自用汽車外出的，並不是馬總長，而是其車夫及姨娘阿陶。』

鑽石

艾·螢

(一)

北國初春的夜晚，北風仍然狂峭着。

在×市×街的轉角處一條污濁的胡同裏，一個較大的門洞前坐着個小癩三，他的名叫小明，自幼便被棄在街頭，（今年才十歲）每天靠着人們的憐憫而活着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姓氏。這時他被寒冷凍醒，開始與風相對泣，聲音小得可憐。幾乎不如蚊子的叫聲。

一雙失去光澤的眼瞳，帶着十分倦意，由半閉着的眼簾裏他突然看到，垃圾堆傍有一顆閃着晶亮光的東西，好奇心馬上把懶倦打消得無影無踪：他迅速的跑到那晶亮的地點，他發現是一塊像玻璃的東西而只有黃豆那樣大小，可是又反射着強烈的光澤，但又

不是鏡子，而且有着許多楞角。

「這是什麼東西呢？」他這樣的問着，但是並沒有人來回答他，於是這成他一個不得解決的疑問。他一直睜開眼眸，研究這奇怪的東西，一直到第二天，第一個人經過這條胡同的時候！

「老爺！你看這是什麼東西呢？」他拉住那行人這樣問？

這人是勞苦半生沒積一個錢的小職員，有着一張事故的臉。「唔！你那裏偷來的一塊假寶石。」

「不，是我在土堆傍拾的。」

「是塊玻璃鏡的假寶石。」他說完還給小明，他根本沒意識到街上會拾得鑽石，就匆忙的走了。

×

×

×

×

×

小明，知道是叫「假寶石」但是並不知道是作什麼用的。他把它試着放在口裏，才知那不能吃啊！

正午一羣小可憐在垃圾堆上找尋着寶物——煤核，畫片，一條破布。然後他們又交換着各人所得，他向他們顯示着那會發光的東西。他很想用它換取兩張完整畫片，但是不幸得很，他們中間誰也沒得到完整的。因此就又重放進袋裏。

暮色重臨到大地時候，孩子們都各歸其家了，但是他仍留在那座門前，重新玩弄着那晶亮的東西，他自語着，假寶石！假寶石。」

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裏，他發現能在石頭上畫畫，於是在門洞的石獅子上，加了一翻刻畫，滿畫上大大小小的玉八。當他正在畫得意時，他聽到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叫他。

「小明！」

「唔！小妞子嗎？你媽又把你打出來啦。」小明這樣的回答道。

小妞子是個與他同年的小女孩，唯一比他强的地方是還有父母及一間房子的家庭：但是當他父母一打架的時候，她母親就會遷怒到她，把她關在大門外。

這樣的事，每月至少會發生七八次，她每次被打罵出來總是找小明訴苦，因此她們

成爲最要好的朋友。

「小明，你今天拾到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？還是昨天晚上拾一地假寶石。」小明一邊說一邊顯示給麗看。

「唔！還會發光，多好看啊！」

「你媽怎麼又生氣了？」他又轉了話題。

「爸爸沒錢買雜合麵。」小妞子說着就流下淚來。

「小妞子！」「別哭！」「沒差！」

但是麗哭的更傷心了。

「小妞子，你不哭我就把這東西送給你。」

這話生了效力，小妞子笑了，他就真的送給她，她開始玩弄起來，她也像小明一樣的莫明其妙，後來小明先睡着了，小妞子一直興奮的玩着，直到她媽心平氣和後把他找了回去。那時已經是夜裏十二點了。

「媽！你看小明送給我的東西。」

「啊！一塊鑽石，小妮子跑爹，你看是真的假的。」

小妮子他爸接了過去，仔細的看一下，說道：「是真的，我們有錢作買賣了！」他幾乎高興的跳起來把房頂碰破。

(二)

八年後還是在那條街上一座華麗的百貨商店裏！進去一位裝飾極摩登的女郎，走到手飾部去買鑽石，當她付錢的時候，她看到收賬的那人面孔，是那樣的熟悉。「也許在那兒見過吧？但是太渺茫了。」

當那人將找回來的零錢及寶石盒子交給那位貴人——大小姐時，他覺得那雙眼是美極了而且是那般的熟悉。「小……」他剛張口馬上又收回去。

那位小姐就匆匆的走了。

那位百貨公司的店員便是小明，那裏的全人都稱他李先生因為後來他被孤兒院收養了又賜他一個姓。

從那天起，小明開始迷戀着那雙秀眼，但是，他始終不敢說那是小妮子。因為她太

貴族化了。可是他永遠不會忘了那隻眼睛，他希望她再來照顧，但是她就沒再來過。

×

×

×

×

小明的單戀只有小明一人知道，他沒法忘去他自己解釋給自己聽說是傻事。可是無論如何忘不了，精神顯得頹唐了，服務的熱心也減退了，假如再這樣下去他自己知道要瘋狂了。

「也許是她！」「也許是她！」他時常這樣想，每次這樣想後他又嘆惜！最後總是罵自己一句「傻子，一定不是她，是怎麼了？」

一個陰雨的下午，櫃上沒多少事，他在回味童年的生活，更在追憶那雙眼睛，全事的遞給他一封，才打破了甜美的意想：他開始注意着信封上的字跡，字不很熟練，但還整齊，並且很生疎。

裏邊是這樣寫的。

小明：

從那天買東西後，我就開始打聽你，真的你就是小明麼？如果是，請至××一談。

——珍——

(三)

終於，他們在××見面，後來他們同到一所幽靜的吃茶廳裏去，暢談着。

「這幾年生活一定很安適吧！您。」小明說話不大自然。

「是的！要說第一當謝謝你，因為你，我們後來才作買賣發了大財。」

「啊！我全知道了。」小明更覺得不自然了。

「我被孤兒院收養了，後來他們介紹我這職業，還好過得去。」

「那麼你現在需要錢麼，我能幫助你，只要你願意。」

「不！」聲音非常的生硬「我需要的是……」小明半天沒說出到底是什麼？

「需要什麼？」

「還是不說的好。」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，我一定能幫你的忙。」

「你現在住在那裏。」他又轉話題。

「兵馬司？」

「啊！你需要什麼」她急於要知道的問着。

「令尊令堂都好吧！」

「是的！但是你需要什麼呢？」

「自從那天又見到你……啊……不是……我就想那也許是你……。」

「你坦白的說吧！我們是自小的朋友，小明。」非常親切的說：

「我……我愛你，我需要你，自從那天後……。」

「小明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」她不知怎樣回答了，她心頭又從新憶起昔日的事：但是她在中學裏的愛人是那樣的體面，又是學生啊！

「小明我還有事，請你不要傷心，早晚我會告訴你，答覆你。」她說着就起身穿上大衣。

小明依舊發呆的坐着，臉上像塗了一層紅漆。

「再見，李先生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他沒說一句話，他足足的坐着發呆，有一點鐘之久，才懶懶的起來一步一步嘆的回去。

×

×

×

×

翌日的早晨，他接到一封信，這樣的寫着：

「小明先生：

我們都很感謝您，可是關於您的要求，我沒資格來答應你，我想我們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同，我父母一定不會贊成。

這裏有四萬元的支票一紙，請您收下，這算是一點小禮物，也算是報答您。

——珍——」

小明，哭了，還是像蚊子那般的小聲。他重新又回憶到那寒夜的街頭上，他打算把支票燒了，後來自己又罵自己「你這傻子，人情就是這樣冷淡！」

「那美麗的眼瞳。」「那童年。」「假寶石——鑽石。唉！」但仍然愛戀着她！

「她是什麼東西？決定不是當年的小妮子，混蛋，」他的感情就這樣的矛盾着。

矛盾的心理漸漸變爲恨，他覺得非報復一下不成，他覺得非打死小妞子不成，並且要把像小妞子那類的人全打死，後來恨又變爲矛盾他自言自語的說「誰與那種人生氣，傻子。」

複雜錯綜的心理使他刻不能安靜，終於他瘋狂了。

x

x

x

x

後來有人在瘋人院看到小明，他用一顆大鑽石在石頭上畫王八，一個又一個，據說那鑽石就是四萬元買來的。

空襲下

「二愣子從老家來這上學時，也沒報戶口，那年他是十七，都說怕徵夫麼！誰知，到現在少領一份配給，真冤哪，咳！……咳！……再報也不成啦……咳……」一口痰咳止了張老爹的話，不然也許還有三車話要吐出來，這誰不知道啊！張老爹是有名的話篋子。

「誰說不是，我們小禿，也少報五歲，」客人接下去說。

客人是二愣子的姨丈，張老爹的襟兄，小禿的爹。坐在八仙棹的這一面，張老爹伴着談天，二愣子正站在一旁用好奇的眼光，看着這一雙中年人的談話。是在張家的堂屋，是北京城的一條胡同中。

「這年頭真遭，簡直說吧！全叫女人光大腿光遭了，不成年月了。」張老叔的話裏

含着無限感慨。

「誰說不是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」這位襟兄真是順桿爬的能手。

二愣子默默的站着，他覺得自己父親的話往往含有邪趣，且是永遠是同自己對立的；他不得不沉默，因為父親對他總是嚴勵又嚴勵。

「你傻站着做什麼？還不去給姨丈到茶來。」

他的任務到了，輕輕的拿了茶器，走了出去，一出門就馬上變了跑步。

「老兄，回頭吃完晚飯，咱們是開明，××紅娘，真好得很呢？踩上躑，有個看頭兒。」

「自然是我作東」

「去年春天，……」話簍子一句話還沒說完。被一陣巨大的爆炸聲給驚得目瞪口呆。

緊急空襲的笛響了，是敵機利用密雲來轟炸，因此不會被哨警發現。

張家老太太在裏室念起佛來，堂屋兩位不約而同的爬在牀底下去。

二楞子放下了壺，跑出街門。

飛機在頭頂上「哄哄嗡嗡」遠方近旁有着巨大的爆炸聲，二楞子在演習時指定的地點臥下，不時的看看四圍有沒有燒夷彈落下。其它待避所裏也有着幾個青年，他們的心已經不是最初一聲響時的恐怖，而是決死前的勇敢。

一個兩個，三個，燒夷彈，落在鄰街，幾個青年立刻跳出來，跑上前去。

一個兩個，三個，被共同努力給消滅了；青年人們滿身是水是泥，是汗是血；心裏是憤怒；混身血在沸騰着，肌肉也充滿了力。

另外又一個落在那一邊，大家準備往那邊去。

「不要管吧——那是外國人的住宅。」一個青年這樣說了，他心裏有些倦意。

「不管是誰——走，快點！那是波蘭人，弱小的民族，我們更應當幫助。」各人的又加上一份力量，往前去了。二楞子才發現那說話的是他們王老師。「啊！先前都沒看一眼全是誰，大家都忙於自己的工作。」他心裏這樣想。

敵機不斷地下的砲火，終於退却了，最後的一顆燒夷彈也處治完了。青年們的臉上顯出了輕鬆，身體才開始覺出疲乏。

王老師的眼光在這羣人臉上掃了一週，他覺得他們還需要「堅毅」。

諸位我們幫完波蘭人救火，是應當的——他們本土嚐受着不同種的砲火，彈片；我們同他們一樣！青年們現在第一件事，是必得認清了誰——那國是真誠的助我，那國是

以自已的利益爲前題，千萬不要聽口頭的親密，也不要看表面上的和善，細心觀察那個真摯的友情，諸位你們想孰是孰非？」王老師心頭燃着烈火，話是含百分的熱誠。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王先生萬歲！」青年們高呼着，他們被熱情感動了，因此所喊出的不是要答的話，而熱烈的期望，熱烈的高呼：「我決不允許任何國的侵略！」

「中，……………」

第二個萬歲沒喊出，一個炸彈在附近炸了，一個人受了彈片傷，無疑這是個定時的炸彈。

他們又分頭去救護

二楞子回到家來，張老爹與客人早從床上爬出來，臉上仍帶着驚恐，張老太太佛也不念了。

「看你這樣一身泥水！做什麼去了！你不怕死麼？」大家都注意在二楞子身上，張老爹的臉變做了嚴厲。

二楞子重述着自己救火時的英勇，他期望着大家的驚奇，大家的勉勵。

「混蛋！不怕死的東西，豈不知，父母身體豈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」

相反的結果使二楞子過度失望了，漸漸的失望又變作了輕蔑，他的心才平靜下來。

七夕

七夕

沉靜的夜色，天河顯得格外的明亮。

王家村裏家家戶戶在講牛郎織女的故事，老太太們毫不厭煩的一遍又一遍的重述着，孩子們靜靜的聽着；村子裏顯出往日從來沒有過的平靜和安適，各個人都忘去了煩憂，細細的咀嚼着這天上的戀愛故事。

但是，王老二——一個年青的小伙子，從吃完晚飯，就悄悄的一個人走到村外的小河邊，傻呆呆的望着遠方村子的來路，期待着什麼似的。

天漸漸的黑下來，他一時比一時不安定，時常摸摸新剃的光頭，深深吸口氣，這些都壓不着他興奮不安的心臟，和沸騰的血液，每當他想到將有什麼事光臨的時候，一陣

一陣的熱潮就攻到臉上，不由得唱出一句：「頭戴一枝花，身穿紅洋紗，楊柳細腰，小脚……。」

好容易，路上有個黑影在蠕動，他緊忙的藏在一棵樹後，可是黑影却向別的方面消失了，他憤憤的罵出來：「誰他媽的，攪我的好事。」

來了終於來了，一條黑影漸漸的走近了，一會比一會清楚，圓圓的臉，窈窕的身軀，他的心越發跳的快起來，就到眼前了，他却用力的跳過小河的那岸去了，想逃避那一切的不好意思似的。

「啊！哈！」他們同時都笑了出來，誰也想不起再說什麼好了。

「真美。」他心裏想，王老二看到他期待的人，今天穿着一身花小褂短短的袖子，裸着豐滿的手臂，還有手鐲閃着白光。

對方玩弄着手帕，低下頭。

沉默，最可愛的沉默。

王老二終歸是個男人，胆大點說：「楊姐，你看今天是七月七日，牛郎會織女。」

「唔！是。」

「你看，牛郎和織女中間隔一條河，咱們也隔一條河，可是他們得一年才能過河相見一次。我却神通廣大，說過就過來，用不着一年半年。」他一說着就跳過這岸來；他過來就想一下抱着她，沒敢那麼做只拉着她的手了。

「王二哥，你別胡鬧。」纖細好聽的聲氣。

「你看我能幹不能幹，一跳就過來，牛郎才一年過一次呢？我們可以天天相見。」這話真有些傻勁。

「我們找個地方坐吧！怪累的。」

「就這吧！」他一把拉倒了她，就坐在地下了。

「你媽能愿意不能。」

「他說你挺好的，又壯實又有力氣。」話裏含着無限的嬌羞。

「但是，那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那知道，你們男的還不知道。」

楊姐在他的眼前越來越清楚了，原來她頭髮梳的光光的，還插着一朵花，紅格布的襖做得那麼合身，紫色的圓口鞋綉着紅花，這比往日加了一百倍的修飾，自然更美麗了，這使他越發不安，越沒話說。

連鼻尖的二三點雀斑都顯現了，「就這幾點雀斑。」他心裏叨咕。

「王哥，怎麼越來越亮了，啊你看東邊紅了半個天。」她的發現使她驚異了。

「啊！不得了是着火了，我說怎麼越來越亮，越看得清楚呢」他由沈醉裏醒過來。

「那一定是東王村，我姥姥也不知怎樣了。」她由驚變成了怕，一下就倒在他的懷裏，他的靈魂在飄盪了。那邊村子裏雜亂的呼叫，還加雜着槍炮聲，這使他覺得將有什麼不祥的事發生。

「唔！×他媽，又是小日本燒村子，一定是鐵路又出事了，×他媽。」他忘去了一切顧忌，憤恨的罵着。

她只有哭泣了。

「那邊村子整個燒了，啊西王村又着火了。」他猛然發現西面也是一帶火光。

「真他媽的狠，一村一村整個的燒，害死多少人哪，真他媽的橫反。」

「唉！王哥，我怕，我怕。」

「他媽的，我打死他們非吃他們的心不可。火車一出事，就燒村子。」

「你別嚷，我怕，咱們村子要緊不要緊。」

「他敢來，我打死他們。」

「哟！王家村糟了，媽呀！媽！」

「楊姐你別嚷！」他說着就堵上她的嘴，先前的咒罵都嚇得無影無踪了。

「着火了」一句沒說完，她就暈過去。

是王家村的火起了，王老二想跑回去打死一個仇人，但是楊姐倒了使他去不得，逃不得。

王家村的火越來越大了，哭聲，喊叫，狗，雞，驢馬，一切畜性的狂吼，尖銳的溜彈，機關槍射擊逃出火穴的人們，成了一片雜亂。

「老天爺！救救我們的家吧！」他除了祈禱，就沒法子想了。

「噯！那是什麼，神仙顯靈了。」他看到一路火光從村裏竄出來，不覺自語着。他以爲神會幫助他們這一羣無辜的人們。又是一路火光迅速的竄近他們，竄過了他們，倒在不遠的前邊了，原來是一頭被難的驢，留下幾聲痛苦的慘叫，死在那邊了。

三面的火光把廣漠的田野照得通紅，三面的慘呼振動了雲霄；王老二麻木了，他不敢離開楊姐，不敢喊，不敢哭，連大胆喘氣都不敢，怕招來死神。

一羣黑影趨近這面，都提着槍。

「來了！日本兵，要倒霉。」他心裏想，一面要抱起楊姐，藏在高粱地裏去，可是他一點力量都沒了，混身只有顫抖。

黑影近了，三個日本兵，火光映着六隻兇惡的眼，王老二吓得退了兩步滾下河去。

楊姐正這時醒過來，惡神也到了眼前。

「哈！花姐姐，大大的美。」一個兵過來就要拉起她來！。

「大大的，塞古塞古。」一個上去就摸她的臉，她伸手給他一個嘴巴，可是力量太微弱了，反而使那人更得意的笑起來。

「王哥，王哥，救人哪！」她狂喊起來。

河溝裏藏着的王老二，憤怒填滿了胸膛，血管要爆炸了，隨手拿起了一塊石頭，狠狠的砸過去。

三個兵士敏捷的躲過去了，石頭正砸在她的頭頂，血和腦漿一齊流出來。
三顆槍同時向河溝中放去，他受彈翻滾到水裏去。

又是一年七月七日了

王家村的廢墟上，又重新建立起來，木板式的房屋，有着十足的日本風味，並且起過新村名，成爲了他們的移民區了。

晚間街頭上，處處都是穿着紅紅綠綠的和服的女人互相談笑，常可以聽到無線電放出來的東亞進行曲，和雄偉的軍歌。

今晚的天河格外的明亮。

村外的那條小河依舊，有兩組日本小孩，隔着它，做夜襲的遊戲，他們用木槍指着假定的敵人，嘴裏：「嘟嘟，嘟嘟，嘟嘟。」學着機關槍的響聲，玩得非常高興。

牛郎，織女星在空中閃爍着，所有的中國鄉村裏，又都忘去了煩憂，靜靜的咀嚼着這天上的戀愛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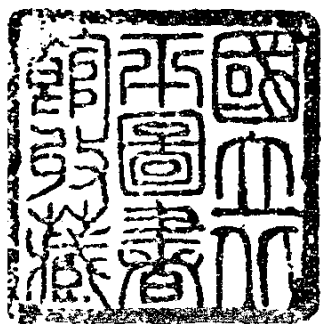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五九月六日

後記

終於與世人見面了，我漲紅了臉，羞愧的期待着大家的批評。

有一點聲明，就是空襲下寫成的時候，正是日本壓力最大的時期，已經失去了時代性，但是我也把它放在這集子裏，希望諸位能看到那時的心情。

最後謝謝幫忙我出版的諸位先生，在我囊中一文不鳴中，能使這集子產生出來。

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出版

定價一百二十元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 艾 螢

發行者 王 達 焜

印刷者 華 洋 印 刷 局
北平琉璃廠東門二尺大街二號
電話南局〇七〇五號

代售者 各 大 書 局

